



愤怒的大森林

林业工人斗争故事

愤怒的大森林

林业工人斗争故事

中共临江林业局委员会政治部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愤怒的大森林

林业工人斗争故事

吉林省委林业局政治部编

愤怒的大森林

林业工人斗争故事

中共临江林业局委员会政治部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113,000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书号：7091·1009 定价：0.40元

目 录

“龙口”夺粮·····	贾殿清	1
短命的“长久”号·····	王学功	13
飞车歼敌·····	陶 猛	28
“树头阵”·····	秋 木	39
将计就计·····	丛 树	56
共同对敌·····	王玉珏	67
“哥俩”运枪·····	陈明远 陈 风	77
拔“钉子”·····	林钧华	93
插 楞·····	老 成	104
闯“三关”·····	郑慕枫	117
空中飞车·····	秋 木	131
救亲人·····	孟庆禹	144
智擒山霸王·····	卢安雨	158
三千根枕木·····	陈 风	169
后 记		

“龙口”夺粮

贾殿清

六月，松花江上游的三道花园排坞，看去就象一潭死水，平平静静。一溜三十多张串好的硬吊子木排，好似浮到水上的大盖帘，把水中的漩涡盖得严严实实。

“得儿，驾！”

“吁——！”

“他妈的，不快赶我枪毙了你！”

突然，一阵车嘶马叫，混杂着粗野的叫骂声，打破了排坞的寂静。只见大把头杜协志和伪警备队长吴大赖押着满装着粮食的大车来到了江边。

杜协志个不高，一双罗圈腿架个草包肚子，拄着根镶着小斧头的长斧把。他仗着亲叔叔警察署长的势力，对木把非常歹毒，哪年都得被他折磨死几个。木把恨透了他，管他叫“毒蝎子”。

再说毒蝎子来到江边，看到一个推车的老汉正坐在一根木头上咳嗽，他抡起斧把就打。

“住手！”随着一声吆喝，只见一个怒容满面的彪形大汉，手中提着一把长苗大斧，“瞪瞪瞪”几步蹿到毒蝎子眼前，一把掐住了毒蝎子的手腕子。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木把们非常尊敬的排头李福来。头两天老李就听说这趟排要运粮，他打定主意非干它一下不可。今天粮食真的运来了，他正要去找木把们核计核计，路上遇见毒蝎子动手打人，急忙上前制止。

毒蝎子抬头一看，是排头李福来，嚣张气焰立时减去一半，忙满脸陪笑地说：“老李，你少管闲事，这老家伙成天不干活，谁养活他？”

“谁养活谁？你得说明白点！”老李压了压胸中的怒火，驳斥说：

“你们做把头的，成天手不提篮，肩不担担，吃好的，穿好的，都是哪来的？没有咱穷人，你连口凉水也喝不上。你说这到底是谁养活谁？”

一席话只说得毒蝎子哑口无言，他吭哧了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说：“不……不管谁养活谁，反正在我手下就得给我干活！”接着他又来了精神，张牙舞爪地吼叫道：“姓李的，这次放排是给皇军运粮，若有个一差二错，小心脑袋！明天上午开排，晚走一个时辰，就把你送宪兵队……”说完，腆着个草包肚子，踉达踉达地走了。

“怎么，这趟排给鬼子运粮？”

“滚他妈的，宁可这碗饭不吃，也不给他运！”

“我看把排砍巴砍巴，点上火烧了算啦！”

“……”

李福来听着木把们的议论，抬头一看，排坞上的粮食，已经堆得小山似的，他估摸一下，有五百多石。那大把头毒蝎子和伪警备队长吴大赖，正东跑西颠地指挥着木把们

卸粮，那些荷枪实弹的伪军们在粮垛旁站了一溜，监视得特别严。

这时，老木把张二叔走了过来，对老李悄声说：“鬼子等粮食用，旱路叫咱抗日游击队封锁了，他想从水路上运。咱得赶紧想办法呀！”老李点了点头。

夜里，李福来哪里睡得着，他脑袋里象开了锅似地翻腾开了。怎么办？是把粮食全掀到江里，还是点把火烧掉？这办法都不妥，一是敌人监视的严，不易靠近；二是这粮食是咱穷人一滴血一滴汗种出来的，掀到江里或烧掉太可惜了，得想办法把粮食弄到咱们手里，为抗日救国出力。但是，怎样才能弄到手呢？他想了好一阵子，自言自语地说：“若是老聂在这儿就好了！”

提起老聂，李福来马上想起一年前他和几个木把给抗联送给养的事儿。当时有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接待了他们。这人见到李福来可亲热了，不但问寒问暖，还讲了不少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起来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毛主席、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老李临走时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抗联的聂排长。打那以后，李福来和聂排长经常联系，游击队也常来找老李帮忙。这样，一来二去聂排长和木把们都很熟，木把们待他比亲人还亲。

李福来一想起聂排长，心里就象敞开了两扇门似的豁亮，若是找着聂排长，还愁粮食不到手！可是，怎样才能找到聂排长呢？游击队离这至少有七十里，从现在算起，到明天开排，最多还有十三个小时，如果快赶，天亮前还

能够回来。想到这儿，翻身下地把王小虎叫醒，两个人走出门去。

屋外，江风徐徐，冷气袭人。他俩躲避着站岗的伪军，来到江边。李福来把白天与木把们核计的夺粮办法详细地向王小虎交代了一遍，并再三叮咛说：“天亮前务必赶回来，一旦赶不回来，可翻山路走‘羊洞子’峭，从那走可近半天路程。”

王小虎说：“你放心吧，天亮前我一定赶回来！”说完转身就走。

“回来！”王小虎刚要迈步，又被老李悄声叫住：“岸上不能走，敌人监视太严，从这下水游到江北岸爬山走。回来时也顺这条道走。要快，更要沉着。走吧！”老李一直看着王小虎游过江进了老林子，才慢慢往回走。他边走边想：王小虎天亮前赶回来当然好，一旦情况有了变化怎么办？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赢得时间，等候游击队的指示。他一边想一边进了木把房子，猛抬头，看到了墙角堆的排头绳和那把锃亮的大斧，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拖延开排时间，等待王小虎……。”想到这，他赶忙找木把们商量去了。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李福来起身来到排上，一边钓鱼，一边向江北岸张望：江面和山腰里飘浮着一层晨雾，远山和田野寂静得很，只听得微弱的江水声，显得那么遥远、沉重。按时间计算，王小虎该回来了，可是连点影子也没有。猛然间，“咕咚”一声响，象有块石头落了水。这时，江岸上看粮的伪军“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声嘶力

竭地喊叫：“谁？”老李听到响声，知道是有人下水时蹬掉了岸上的石头，赶忙起身冲岸上说：“那是鱼打漂！”说着把刚钓上来的一条大鲤鱼扔上岸：“喏，给你！”那个伪军一见到鱼，眉开眼笑，那里还顾得上什么响动。他从地上把鱼拣起来，径直向伙房走去。这时，老李猛见排边上的江水“咕噜”一冒花，接着便听到哗啦一声水响，冒上一个人来。老李抬头一看喜出望外，来人正是王小虎，伸手把他拉上排来，忙问：

“怎么样？见到聂排长了没有？”

“见到了。”王小虎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老李忙将他拽进花棚，拿一件二大棉袄给他披上。王小虎接着说：“抗联同意咱们的夺粮计划，让咱们在六月十八日中午，把排开到二龙斗，游击队派人在那里接应，排必须开进二龙斗的北流。聂排长还对我说，搞掉这批粮食，一可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二可将这批粮食作抗联的给养和解决附近穷苦农民的口粮。”

老李一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两个人又核计了一会儿，王小虎想了想说：“今天是十三，到十八满打满算还有六天，不紧着点儿……”

“时间用不了。”老李说：“按现在江水的流速，五天就能到二龙斗，还必须想法拖延开排时间。”说着转身要走。

“喂，你上哪儿去？”王小虎问。

“演场戏，你就等着瞧吧！”李福来回过头来又小声地对王小虎说了一阵子，上岸去了。

老李来到大把头的帐房，只见毒蝎子正与伪警备队长

吴大赖躺在一起抽大烟呢！他们见李福来进来，头没抬眼没睁，一个用烟钎子拨弄大烟泡儿，一个在“吱吱”地抽。李福来也不客气，直通通地说：“杜把头，我是大伙儿派来要串排和运粮钱的！”毒蝎子一听要钱就炸了锅，大烟钎子往烟盘子里一扔，三角眼一瞪，骂道：“他妈的，你们真是胆大包天，给皇军运粮还想要钱！”李福来马上顶了一句：“大家说了，不发劳金不开排！”说完转身就走。

这俩家伙一见势头不对，也顾不得再抽大烟了，急忙来到江沿。只见原先靠在江边的三十多张排已全部离了岸，拴排的排头绳绷得紧紧的，木把们在排上又说又笑，好象在特意气他们似的。毒蝎子扯起破铜盆似的嗓子喊道：“快，快……上岸往排上搬粮！”王小虎答：“不发运粮钱，不给开劳金，你就别想运粮！”尽管毒蝎子喊破了嗓子，木把们连理都没理。吴大赖也急了，冲着木把们喊：“你们不干活，就是‘反满抗日’，耽误了运粮，统统枪毙！”木把们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把这小子气得鼓鼓的。他一转身抓住个监工的伪军“啪啪”就是两个嘴巴，吼道：“你们这帮废物，为什么让他们上了排？”这个被打的伪军两手捂着腮帮子，磕磕巴巴地说：“天刚亮，木把们说上去试试排，谁知他们上了排，就在江心不回来了……”

此时，吴大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打转儿，一会儿到江沿喊一阵，一会儿指着毒蝎子骂一阵。毒蝎子好象条丧家狗，没命地嚎叫着。

吴大赖为啥这么着急呢？因为日本鬼子限他半月内必须把粮食送到吉林，晚一天就要他的脑袋。到今天满打满

算还有十三天，三十张排虽说串起来了，可是在道上能一点差头不出吗？再说这段水路，少说也得十天，今天不开排，准得误期，那不是自找苦吃吗？更何况押粮的皇军一会儿就到，若看到这阵势，吃不了还不得兜着走。吴大赖想到这更急了，命令伪军冲着木排架起了机关枪，他自己站在江沿上对木把们喊：“排再不靠岸我就开枪，限你们五分钟，快！”就在这时，猛见李福来在头排上把左手一扬，三十多张排的排头绳跟前，“唰”的一下子站起三十多个人来，每人手中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大斧。就听李福来高声喊道：“你一开枪我们就砍头绳，让排顺大流。”

这一招不但吓坏了吴大赖，也吓坏了毒蝎子。木排真的顺了大流，毒蝎子倾家荡产不说，粮食运不到，皇军还不要他的命！

吴大赖不敢开枪，只好与毒蝎子商量说：“我看是不是把钱先发给他们？”毒蝎子本想借给鬼子运粮的机会，连木把的劳金钱也不给，这会儿听吴大赖让他发钱，忙吱吱唔唔地说：“皇军运粮根本不给钱，我……”吴大赖眼珠子一转，说：“你先垫上嘛，反正他们也花不了，等到吉林时我让弟兄们全给你搜回来。”毒蝎子一听这招挺高，心才平静下来，忙说：“行，行，全靠吴队长帮忙了。”

毒蝎子被逼无奈，只好给木把们开了劳金。粮食还没等装排，城里的日本宪兵队派来押粮的鬼子就来了，一共十二个，里边还有个当官的名叫坂本。他们来到江沿一见粮没装完，气势汹汹地问：“粮食为什么没装完？”吴大赖和毒蝎子被坂本一问，不敢直说，就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

“好，好，马上就装完，马上就装完。”

这时，李福来和几个老木把趁着在排上整理粮食垛的空儿，把聂排长同意他们的夺粮计划和大家说了，并商量了具体办法。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没等开排，日本人和伪军就分别上了头几张排，每张排上还配了三个伪军押着。由于李福来事先早有安排，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开排了！排从三道花园的排坞出发，一溜三十多张满载着粮食的“硬吊子”，一张接一张的顺流而下。木排上几个鬼子和伪军严密地监视着木把们的行动。岸上，吴大赖在几个主要哨口和危险地段，都派了伪军去护排。

木排闯过了一道道急流险滩，总算太平平地走了五天，眼看着就要到二龙斗了。在经过头儿道险关时，排上的鬼子和伪军都吓得够呛。木把们为躲暗礁，木排靠边摆，鬼子就问：“什么的干？”可是，当木排拐过“烟袋锅子哨”，钻出“羊洞子”，闯过“满天星”等几道险关以后，鬼子和伪军看排上的木把整天尽心尽力地干，一路上没出事，慢慢放松了看管，有的鬼子和伪军干脆跑到花棚里睡觉去了。

再说六月十七这天晚上，木排在距二龙斗二十来里路的漫水亭上拢住了。李福来去找把头毒蝎子，说：“明天就要过二龙斗。这些天大家也够累的，是不是歇歇气儿，犒劳犒劳？”毒蝎子一听就火了。心想：犒劳一顿就得个百八十元。忙说：“柜上没钱，等到吉林卖了木头再说吧！”李福来早料到他不会答应，便不动声色地说：“不用花柜上的钱，伙计们都准备好了，有酒有肉，就是晚开会儿排。”毒蝎子那里

过过排上这种清苦生活，一听不用他花钱，又有酒有肉，便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儿，毒蝎子来到鬼子坂本面前，点头哈腰地说：“‘太君’，这几天大大的辛苦了，今天我备酒为‘太君’解乏，是不是晚开一会儿排？”坂本这些日子正闷得够呛，早就想酒喝，一看又平安无事，也就一口答应了。

这天早晨，各排上都是大酒大肉地吃喝起来。第一张排上的鬼子坂本、把头毒蝎子以及头排上的几个伪军，早就馋得流出了口水。他们一见酒肉，便饿狼一般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半桶酒喝了个精光。其它排上的鬼子和伪军见头排上已经喝上了，他们也就不客气，凑到木把一块，大碗大碗地灌了起来。这顿酒一直喝到小半晌，只喝得鬼子、伪军一个个象死猪一样。把头毒蝎子喝得最多，差点没把苦胆吐出来。

李福来看时机已到，立刻吩咐开排。这段江面正是水大流急，没用上一个小时，木排就来到了二龙斗。

提起二龙斗，木把们都知道这是个险要的地方。放眼望去，只见一排巨大的山谷，顺流耸立在江心，把汹涌澎湃的江水，一下子劈成两股急流。下边离两流汇合点不远，一块左低右高的巨大岩石，横卧在水下，两岸是立陡的石壁。江水流到这里，被江底的岩石阻挡，掀起有八、九尺高的巨浪，老远就听到“呜——呜——”的吼声，象两条凶龙在争斗。从岩石上直泻而下的江水，象瀑布一样注入下边的大深汀里。这个地方就叫“龙口”。木把们放排到这里都走南流，不走北流。因为南流江面稍宽，江水平，

江底又没障碍物；北流水急浪大不说，在“龙口”上边有两块暗礁，人们管它叫“龙角”，木排到这非被“龙角”挂住不可，即使闯过“龙角”，也会被岩石撞碎。

这时，排已经来到“二龙斗”上游大江分流的地方，只见李福来猛地一转身，把手中的小棹往空中一举，顺手一扳舵，排头一下子就转向江的北流。各排的木把们看到信号，立刻动起手来。

鬼子坂本见排顺了北流，从花棚里钻出来问：“南流的不走，什么的干活？”李福来说：“南流水小走不了。”鬼子刚一疑惑，李福来已到眼前，照鬼子脑袋就是一小棹，这鬼子一偏头，只听“哇呀”一声，小棹正打在坂本的右肩上，这小子一下倒在排上。李福来没等鬼子爬起来掏枪，上前一脚踩住他的前胸，举起手中的小棹，只听“叭嚓”一声，鬼子的脑袋开了瓢。老李哈腰解下鬼子的“王八盒子”，一脚把坂本踢进江里。

此时，各排上的木把早已把鬼子和伪军收拾完了。没等大家停手，忽然，南岸枪声大作，人声喧哗，吴大赖拚命地呼叫着木排向北岸靠拢。

原来，守在南岸的伪警备队长吴大赖，看着顺流而下的木排突然走了北流，觉得不好；又见排上有人往水里扔着什么，更引起了他的怀疑。这小子掏出“王八盒子”“叭叭”放了两枪。

这时，木排早已全部进入北流，头排已经挂到“龙角”上，接着二排、三排也一张张连续被卡住。李福来听到枪声，把小棹一摆，指挥木把们都躲到粮食垛的北面隐蔽起

游今命吸登 叭毒了出江惟白如 登位方拜一餘大吳 家



来。吴大赖一看这情景，明白排上出了事儿，立即命令伪军开枪射击。打了一气，见木把们没啥动静，这小子又逼着伪军下江上排。

伪军们刚下水没走几步，从北岸山坡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响，只见伪军们象下饺子似地“噼哩叭啦”倒在江里二、三十个。在后边督阵的吴大赖知道中了抗联的埋伏，转身就跑，伪军们跟在他的后面抱头鼠窜。突然，迎面又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埋伏在南岸的游击队开了枪。这一阵只打得伪军人仰马翻。吴大赖当场被击毙，剩下的伪军们也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枪声刚停，王小虎惊喜地喊道：“聂排长！”李福来循声望去，只见聂排长手提驳壳枪，直奔木排而来，到了江边蹿水跳上木排，紧紧地握着李福来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木把兄弟干得好啊！”李福来感动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没有抗联配合，我们也做不成啊！”

木把和抗联的同志一起，背的背，扛的扛，往山里运粮食和胜利品。只见一杆红旗迎风招展，长长的人流登峰跨岭越走越远。正是：

松花江水浪滔天，
林业工人好威严，
军民携手抗敌寇，
“龙口”夺粮佳话传。

短命的“长久”号

王学功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在长白山一带的森林铁路工人中，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

制动手，制动手，
飞车上下把闸扭。
林里穿，山中走，
哪处没死过制动手！
鬼子欠咱千笔债，
血债笔笔刻心头。
有朝一日救星到，
赶走鬼子报大仇！

这首歌谣说的是，制动手的苦难生活和盼望毛主席、共产党早日到来的急切心情。是呀，那时候的林业工人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呀！但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森林铁路工人在运输线上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这里就讲一个巧毁敌机车“长久”号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冬月初一的黄昏，一台崭新的十五吨蒸汽机车——“长久”号，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终于从日本